

字色表示:承宗(勇者)、菲妮(魔王)

=====

時值亂世。

由於魔王降臨世間，驅使魔族為亂四方，使得人們日子過得人心惶惶。

「怎麼可以這樣子讓魔族四處作亂……我一定要結束這個局面！」

於是，為了拯救世人，勇者踏上了討伐魔王的旅程。

「那裡就是魔王城了，真是有夠漫長的一段路啊。」

自出發後一路風塵僕僕，歷經了諸多艱辛的冒險，如今勇者終於抵達了魔王城。

「只要打倒魔王，就能讓世界恢復平靜了……好！」

在心中對自己打氣，勇者一鼓作氣衝上前，拔劍砍倒了在門口守衛的怪物們後，踹開大門進入城內。

「魔王！你的時代將要就此結束了，立刻出來束手就擒吧！」

來到寬闊卻空曠的大廳，勇者放聲對著空中大喊。

「哈啊～真是不禮貌的小客人呢——」

懶慵中帶些嫵媚的聲線在大廳內迴盪，同時魔王城的警備人員一個個拿著武器現身，整齊排列阻擋勇者的去路。

「年輕的勇者喔，就讓人家的部下們好.好.服.侍你吧♥」

警備人員無一穿著強化過後的盔甲——不，正好相反，不如說簡約過頭了！

雄壯的男性魔人大幅度裸露出健美的身材，肌肉砰砰跳動更是凸顯其存在，唯一的配備只有凸顯那男性象徵的簡約布料、性感的女性魔人身上則穿著V字衣，曼妙的身材曲線幾乎沒有遮掩的裸露在外。

唯一的共通點就是脖子上套著項圈、帶著武器。

(什麼？這些人到底是？)

魔王城內的守衛紛紛出現，而且穿著也跟方才在門口打倒的那些全副武裝的守衛明顯不同，如果沒有考慮到他們的長相，以及「這裡是魔王城」的這個點的話，大概還會以為自己跑到了哪家夜店吧。

「沒想到還有這麼多的小兵……不要擋路！」

知道守衛們絕對不會放自己過去，勇者再次拔劍衝上前應戰。

他先將目標放在那些男性魔人身上，充分利用自己體格瘦小、所以動作可以比人家靈活的特性在人群中穿梭，看準他們每次動作時產生的破綻予以還擊，沒多久就將所有男性魔人打倒了。

至於剩下的女性魔人，那穿著著實給人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為了使自己不受到魅惑的影響，所以勇者舉盾擋住她們的身軀，盡可能讓自己只看到她們的臉，並趁著她們驚訝於魅惑竟然起不了作用時予以盾擊，將女性魔人逐一擊昏。

「魔王！難道你是個不敢拋頭露面的膽小鬼嗎？現在你的小兵已經全部都被我打倒了，該輪到你出來了！」

擊倒最後一個女性魔人後，勇者再次抬頭對著空中大喊。

「真過份——」清晰甜膩的女聲在從勇者耳邊傳來，待勇者轉身而過卻依然不見蹤跡，反倒是準備劈落的劍被強行奪走。

順著劍的方向看去，比方才的女性魔人穿著更為暴露的女子在空中拍打著翅膀。剛才的魔人們雖說只是簡單的布料，該遮的還是有遮住，可眼前這名金髮女子的穿著幾乎等於沒穿似的。

緊緻的黑線繞過那圓潤飽滿的雙峰，粉嫩的紅色果實毫無遮蔽的呈現在眼前、乳房下方即使有黑色蕾絲，但左右叉開分歧讓纖細的腰身與平坦的小腹同樣沒有遮蔽地裸露在外、極短的熱褲內側大大的開了個洞，由於視角關係無法得知洞內的部分，但透過吊帶絲襪大可能夠推論出有好好穿著內褲。

誘人的身材令人大飽眼福，只可惜女子修長的雙腿與高跟鞋巧妙地長住任男人都想要一探究竟的秘處。耀眼的金色捲髮散落於身，頭上那對雙角與尖耳、身後的翅膀、尾巴都在宣告她並非人類的事實。

「人家可是好心的請部下們來服務勇者大人呢～說什麼膽小鬼，不分日夜打擾人家睡美容覺的傢伙比較失禮喔？」

隨著鞭子舞動，勇者的劍落入魔王手中，用著柔媚且懶慵的姿態看著底下的勇者。

「魔王竟然是長這樣的？」

從未見過魔王的勇者，完全沒想到眼前所見之人的樣子竟跟一般成年女性相差無幾，要不是那角、翅膀、尾巴，還有渾身散發的強大力量——比他路上遇過的任何魔族都強大許多——大概還會以為她是人類或妖精的女性吧。

比起這個，魔王的穿著卻更讓勇者驚訝，或說是眼睛不知該看哪——沒想到竟然比剛才那些女性魔人都更暴露，迫使他又得舉盾擋住對方的身軀。

但即便沒看到身體，魔王的面容還是足以把勇者迷得神魂顛倒，好在他還能反應過來，連忙用力搖了好幾下頭，強迫自己保持清醒。

「妳不約束魔族，整天睡大頭覺，結果放任魔族四處作亂，人們都無法放心過日子，這點最讓人無法饒恕！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我非得將妳打倒不可！」

雖然劍已被奪走，但勇者並未因此示弱，仍舊表現出強勢的樣子。

「啊啦啦……勇者，可真無知呢。」短短的瞬間，勇者的身體便被鞭子緊緊纏繞，強行拉到王的面前。

那鮮紅色的豎瞳逼近勇者的臉龐，又彎又長的睫毛清晰可見，擁有吸引力的紅唇湊到耳邊，那帶有魅惑的聲音在空曠的廳裡迴盪著：「你們人類有句話是弱肉強食——喔，是的，總是想支配世上的萬物，把世間所有的一切踩至腳底……」

「我們只不過是把一切還給你們喔？」隨著魔王的話語，勇者從高空大力的被甩至地面，手中的盾牌不爭氣地甩了出去，那細長的高跟鞋踩上那正打算爬起的身體：「……你知道以往的人類們是如何對待我們的嗎？連家畜都不如的待遇你曉得嗎？」

「身為哥布林躲在森林裡，卻因人類需要這片土地而被殘害、狼人被套上奴隸項圈，強制使用天生該有的力量保護人類的安全，必要時卻被直接往死裡推、美麗的孩子們則被強制簽下賣身契，一生為娼，卻沒半點正常的三餐只需要服侍你們這些該死的人類。」

聽起來像是平淡的敘述，魔王整身發出強力的威壓，無法抬頭的勇者似乎也能預見那美麗的臉龐充滿了冰冷。

「然後，嘲笑著我們，說這就是弱肉強食的世界。」用力一踹，勇者應聲而起，沒多少動作又被鞭子拉回到魔王身邊：「所以吶——我們好好地將人類所教導的東西奉還而已喔？」

「不管好？放任？錯了——」

尖刃的指甲掐在勇者的雙頰上，魔王面無表情地看著手中的人。

「這是對你們的復仇。」

一下子就被繳械，加上壓倒性的力量差距，勇者就這樣遭到魔王一面倒地虐打，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與餘力。

而且也因為被繳械的關係，現在他連要抵禦魔王的魅惑也都無能為力，那姣好身材與標緻面容完全映入眼簾，不只刺激著視覺，也刺激到了他的下半身，使得那部位開始產生反應。

「咕！殺了我……！」

直覺告訴人接下來可能會遭到非常屈辱的方式對待，勇者勉強從喉間擠出這樣的話語。

指尖刮下，勇者身體微微顫抖，奮力的掙扎搖晃，其中敏感的一處，觸碰到魔王的身軀。不像腿的觸感，眼眸微眯起看那勇者身上，只要是男性就該有的生理反應。

「喔呀？勇者大人難不成有這方面的癖好？」魔王笑了，在那美麗的容顏下綻放的笑顏，在勇者的眼裡成了大大的恥笑。

利用鞭子將勇者雙手綁住並吊起，毫無猶豫地將那衣物毀去。頓時，那為了人類的未來英勇闖入魔王城的勇者成了全裸示眾的羔羊，只有那男性象徵不甘示弱的高高舉頭。

「咱家的孩子們都不留情的下手，還以為勇者是無繁殖能力的可憐傢伙呢。」魔王像是玩弄搖桿似的捏住勇者身上的硬棒搖晃：「這不是挺有精神的嗎？」

「嗯咕……！」

胯下的男性象徵突然被捏住，令勇者忍不住發出表示疼痛的呻吟，完全沒餘地反駁「哪裡都不留情了？女的我都只有打昏而已！」——雖然這反駁似乎根本無關緊要。

「魔王，妳要是本事的話就直接殺了我，不要玩莫名其妙的把戲！」

儘管形勢對自己明顯不利，勇者還是勉強擠出挑釁的話語，同時渾身不停扭動，某程度上看起來就好像有生命的沙包。

「那怎麼行呢～？」空著的手撫摸上勇者的臉龐，隨著魔王逐漸拉近距離，那手也漸漸地移動到頸、胸、腹部，緩慢地朝那正在被把玩的慾望前進。

「人家怎麼會就這樣放過精力旺盛的男性肉體呢？」直到魔王身上那兩團柔軟的乳肉壓在勇者的胸膛上，把玩的手也換了一隻。由於熱褲內側開了個大洞，毫無阻礙地直接將那雄壯貼在蕾絲內褲外，布料隨著形式左右分開，溫熱且潮溼的凹處包覆住那灼熱的性器，卻沒有要讓對方登門踏入雌穴的意思。

「就這樣，成為糧食吧。」像是對待戀人般，輕柔地撫摸勇者那靛色短髮，可魔王的眼中一點深情模樣也沒有，反倒是不少玩味在：「看起來勇者大人，也非常飢渴呢？還是說……其實勇者本身就是一名淫蕩之人，早就迫不及待了？」

「嘲……別小看人了，就算妳能用各種方式迷魅我、誘惑我，我也不會那麼容易就屈服的！」

為了堅持不讓自己的心靈完全沉淪，勇者仍死命展現不屈的態度——雖然此時已沒了稍早那士可殺不可辱的氣魄，畢竟下半身的那個樣子實在太沒說服力了。

「即便現在我已無法隨心所欲地控制住我的身體，但不論如何，我也不會讓我的意志被打垮的！」

之所以這樣說，因為他的身子現正熱烈回應魔王的挑逗，胸膛不停地左右扭動，前端的突起不時跟魔王豐軟上的突起相見歡，腰肢也以滑稽的動作前後擺動，在魔王用來磨蹭自己的位置上磨蹭回去。

說穿了，勇者這時的那些話語，其實也只是已經瀕臨崩潰，卻仍嘴硬的表現而已。

「是～嗎～？」對於那奮力擺動身體，使勁想要進入卻遲遲找不到入口的滑稽模樣，嘴硬的勇者一點說服力也沒有。

「既然勇者大人這樣親自這樣說了，那就好好地做給人家看吧——」身影消失在勇者面前，發出嘆息的他不曉得是鬆口氣還是對於失去甜蜜的包覆而感到惋惜。

不待勇者反應過來，下一瞬間柔軟的觸感從勇者身後傳來，同時那沾到些許蜜液而持續灼熱的性器上碰上冰冷的圓環，環上一顆圓球另外延伸的勾型的鋼柱，尖端也有另一顆圓球。

「要好好地，忍受住喔？」魔王將其插入那隨時會爆發的馬眼內，在勇者耳邊輕聲愉快地說著。拇指與食指輕輕捏住肉棒兩旁，手掌的一部分壓抑那晃動囊袋。與人類相比的尖銳指甲在不傷其身的情況下，食指在敏感的棒身上由頭至底緩慢移動。

「咿嘎……！」

冷不防地從後方遭到襲擊，慾柱還被塞進異物，令勇者不禁為之發出怪叫。

「拿出去……不要把奇怪的東西塞進來……！」

為了擺脫尿道內的怪異感，勇者渾身像蟲子一般不停扭動，但這根本徒勞無功，畢竟這樣的動作完全不會觸動到慾柱，又哪裡有辦法把塞在裡面的東西弄出來？

讓人感到難受的還不只如此，背後、柱身與根部的囊袋持續受到來自豐軟與手的刺激，給人帶來接連不斷的快感，這都使得慾柱更加腫脹甚至想一吐為快，卻又因為前端被堵住而無從洩出，結果就是造成回流，使得整個男性象徵好像又再脹大了些。

勇者不斷掙扎想掙脫鞭子的束縛，那粗大臃腫的肉柱若不是被掌握在魔王手中的話，想必也會一起一擺一擺地甩動，像緊咬在大蟲身上的小蠕蟲吧。

「又更加粗壯了呢♥」無視勇者的抗議，原本簡單游移的手指改由五指掌握，來回左右轉動並上下移動：「看起來非常非常享受嘛——」

「這哪裡享受了……快點拿掉……！」

快感一波又一波地襲來，不停地給勇者的身體帶來快感，象徵歡愉的液體也一直被製造出來，但主要的出口被堵住卻使其無法排出，悉數逆流至勇者的膀胱甚至源頭裡，造成不只是慾柱，連骨盆、囊袋也都變得腫脹得不得了，看起來好像已經比原本要大一倍了。

「啾啾……唔嘎……！」

因為一直沒辦法宣洩，勇者的表情變得有些猙獰，同時也因為水分幾乎都被轉換成蓄積在下半身的液體了，使他顯得口乾舌燥，不停張口吐氣，要是再不攝取任何含有水分的東西的話，大概就會因此脫水而死吧。

「呼呼……現在，解開鞭子會如何呢？」看著勇者露出恐懼的表情，魔王不給他求饒的機會，原本懸空吊起的身體直直往地面墜落。

「嗚……!？」

雙手的束縛突然被解除，勇者就這樣整個人往地面掉下去，就在覺得自己可能會就這樣摔在地上並痛得發出慘叫時，空間突然產生扭曲，原本的大廳變成一個周遭放滿古樸且典雅的家具的房間，同時一股拉力改變了他的姿勢，使他轉而以背部摔在地上……不，是一張掛著奢華布幔的床上。

就在以為會與床面親密接觸的丁點距離，一個拉力緩衝，勇者向後倒向床上。魔王坐上那因發軟而嚇得無法動彈的身子：「這點就嚇成這樣，虧你自稱勇者呢。」

「誰會害怕了……？我可是歷經千辛萬苦才來到這的，什麼大風大浪我沒見過？我現在只是……被憋得很難受而已……！」

聽到魔王所說，勇者本想爬起身來，卻感覺到四肢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壓制在床上，因此只能以睥睨的眼神瞪著人並又一次反噏回去。

「人家也沒說你害怕啦？」用著嘲笑的目光看向底下失言的人。魔王俯下身，整個人趴在勇者身上：「腫脹成這樣，這時候再進入——會怎麼樣呢？」

「哼哈……」

隨著魔王一聲輕吟，明明快憋不住的肉棒突然被一陣溫熱感緊緻的快感給包覆，連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勇者的命根子完全被魔王吸收到體內。

「你說——『勇者被魔王給上了』這種流言傳出去——民眾們會怎麼想呢？」

壓著勇者，傲人的雙乳緊緻貼在勇者身上，隱約能看到臀部高高低低的移動。魔王在身旁隨著動作微微嬌喘著，那扣在慾棒的圓環使勇者憋得痛苦，卻能夠讓魔王好好享受，尤其是環外那顆圓球另外刺激著肉穴前地那最為敏感的蒂珠，使那嬌吟的聲音為之動人。

「什……！」

以拯救蒼生為志向的勇者是會在乎名節的，畢竟有哪個一般人能接受一個形象幻滅的勇者？魔王此言正好打中他的弱點。

「給我住手……！我可是勇者，怎能就此淪為魔王的禁癮……！」

勇者試圖抗拒，但四肢都被力量壓制，只能身體不停扭動，而這理所當然的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胯下的物體就這樣遭到魔王的秘部吞沒。

「嗚咕……！」

下半身傳來的感覺告訴他又忍不住高潮了，但也還是跟剛才一樣排不出去，並且逆流而讓整個性器又再脹大了些，感覺漲破似乎只是遲早的事了。

「啊哈哈……勇者什麼的還真是真可憐吶……」

感受到體內的膨脹，魔王毫不留情地嘲笑著。看那勇者奮力想起身掙脫的蠢樣，魔王刻意將雙腿張地老開，讓自身的雌穴與粗壯的雄柱交合的模樣讓微起身的勇者看得一清二楚。

「嗯哼哼……要人家住手……那個答案……哈啊啊……勇者大人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纖細的手指輕輕劃過勇者的臉龐，耳邊穿來刺激感官的水聲，那對渾圓巨大的雙乳隨著魔王擺動而不檢點地上下搖晃，配合那煽情動人的表情讓勇者逐漸崩潰。

「可惡……！難道我的力量真的就那麼脆弱嗎……？」

下半身不停傳來的快感、眼前所見的煽情景象、再加上耳邊迴響的淫語與勸誘，無一不強烈動搖著勇者的意志，此時的他離沉淪可說已不遠了。

(如果我能有更強的力量……如果我打破這樣的困境……！)

勇者在內心對著自己如此吶喊，並乞求著希望能夠得到更強的力量，就算他自己也明白力量不會憑空產生，也還是只能夠這樣在內心懇求著。

就在此時，勇者發現到一件事——手突然能動了。原本被力量壓制的時候，他就算想握拳也無能為力，可是就在他乞求力量的時候，一直不能動的手卻可以握拳了。

(難道……)

注意到這個變化，一個想法隨即在勇者腦中成形。

「少得寸進尺了……喝啊啊！」

抱著孤注一擲的心態，勇者猛然將雙手往前伸出，剛好摸上了魔王不停晃動著的豐軟。就在雙手摸到雙乳的同時，一道光芒突然從勇者身上發出——更準確地說，是從他的股間發出的——光芒之下，勇者頓時覺得方才的緊繃感減輕了許多，胯下也好像已沒有剛才那麼漲。

低頭一看，又發現到一個神奇現象——自己的性器居然整個都在發白光，而且明明前端還有被套著金屬環的感覺，卻能看到白濁色的液體從結合處潺潺流出，彷彿已經不受拘束了。

「這是……？」

勇者感到訝異的同時，抬頭看向魔王，卻看到魔王也瞪大雙眼，露出不知也是訝異，還是驚愕的神情。

魔王隨即很快將自己的失態給收好，說實話那種性器會發出光芒的模樣可真沒見過，都要懷疑一下是不是有人刻意拿個光咒打在裏頭。要是如此興致，那不免要懷疑一下這人的性癖。

「嘖嘖……該說真不愧是勇者大人嘛？手直接抓著人家的胸部不放，連釋放出來的精液都不比別人少，只可惜現在比常人小了點。」

回歸那嘲笑的語氣。魔王並不曉得應當被阻撓的液體是如何釋放出來染溼她的底褲，任由勇者抓著自己的乳房，甚至還故意抓著任其揉動，淫蕩地在勇者身上搖擺著軀體。

「真不好意思，看來我是不會輸了。」

與方才的一副絕望樣不同，此時的勇者語氣中充滿了信心。

「我以前曾聽說過『光明源於黑暗』的論調，但我當時根本聽不懂，想不到我居然花了這麼多時間才參透這個道理。」

彷彿為了回應自己所說，股間的短劍發出更耀眼的光芒，就連尺寸也又大了點，但跟方才因為排不出去而造成的腫脹不同，骨盆跟囊袋都維持在正常大小，就只有柱體變得更粗，連帶地也將蜜穴更加撐開。

「讓妳久等了，這次我會用這把『聖劍』把妳打倒的。」

說完，自己便開始主動從下往上動作起來。

「哈哈——」感受到體內的膨脹，魔王不但沒有懼怕，反倒是更加性奮了：「所謂『聖劍』是一個屬於男女間交合時，屬於男性傳宗接代使用的性器官，不正代表著者大人也是屬於淫穢的一份子嗎？」

擁抱著勇者，任由對方朝著自己進攻，不如說主動對待自己的勇者才是魔王真正想要的。即使被稱作騷亂的魔王她也不在乎，畢竟她就是追求性愛的一個生物：「儘管來吧勇者，我會好.好.接.下♥你的一切。」

「『淫穢的行為』嗎……換個角度想的話，那其實就是『神聖的生殖行為』了哪。」

不知是否真是如此，總之勇者很明白地合理化了他現在跟魔王正在做的事。

「是妳說要接下一切的，那妳可別後悔喔。」

於是，勇者也伸出手抱住魔王，隨後一個翻身，變成男上女下的姿勢繼續抽插，同時也相互交換唾液起來，毫不在乎魅魔的唾液是否有加強情慾的功效。

「唔嗯——」

勇者那腫大的肉棒不斷對著魔王肉穴來回抽插，為了更美好的體驗，魔王的雙腳直接勾住勇者的腰上，使其那膨脹的性器順利朝向深處敲擊，一次又一次直搗激發快感的核心。

交纏的舌頭成了另一種戰鬥，你來我往地前進後退，先掌握主導權的就能獲勝，深深陷入的那一方為敗者。那搗股的水聲與接吻發出的劇烈聲響，顯示著兩人那激烈的進攻與防守。身為魅魔的魔王逐漸沉迷於勇者的技巧，而人類的勇者逐漸貪戀上魔王那曼妙甜美的滋味。

「該說真不愧是魔王嗎，這樣的身體還真容易讓人欲罷不能哪。」

不知是受到唾液的影響，還是魔王的腔穴實在太舒服所致，勇者可以感覺到聖劍似乎又變大了些。

「啊昂～♥如果是勇者大人的話，這樣無法放手也不錯呼呼——才這樣說完勇者大人又變更大了吶，好厲害啊～人家的淫穴都被填得滿滿的哈哈♥」

情色滿點的語調，連口中微微露出的舌頭都看起來美味至極。那為了勾在勇者身上而大大張開的雙腿，巨粗的肉棒用力地推開肉壁的姿態兩人皆能看見。

「相信過去應該也有不少人來嘗試挑戰魔王，而且也曾過關斬將來到魔王面前吧，不知魔王接受過多少人的挑戰了呢？」

基於好奇心，勇者突然問了這問題，而且只問交手人數不問勝率，也表明了他很清楚過去肯定都沒有人能贏過魔王的。

「噗呼呼……那些人完美地成為部下們的養分囉～一個個都成了他們美味的寵物了～」宛如惡魔的尾巴圈到勇者的脖子上，替他擦去流落至下巴的汗水後，輕輕在脖子上搔癢著：「直接能撐到人家面前的，只有勇者大人一個喔♥」

「這樣子啊？那也就是說我真是前無古人的那一個哪。」

魔王給出的答案讓勇者有些意外，同時也給人一股優越感，因為自己竟然是第一個有能力跟魔王面對面的——而且還是第一個跟魔王上床的——這在某程度上也能算是份殊榮了。

「既然我是開創了一段新歷史的那人，那可得好好表現才能讓後人不停傳頌下去哪。」於是，勇者雙腿踏在床上，以開腿半蹲的姿態將魔王的下半身抬高，使她略顯頭下腳上，一邊讓腰往前下方戳刺一邊伸手揉捏雙乳。

「魔王，準備再接下『聖劍』的第二擊吧……」

感覺到「聖劍」已蓄積足夠能量使出「聖擊」，勇者發出宣告後便馬上再次發招，往魔王的肉壺再次施以猛擊。

「呀啊～打算跟人類說出與魔王的做愛過程嗎？勇者都這麼不知羞恥嗎？」

明明受到勇者的猛攻，魔王顯得游刃有餘，甚至還能夠嘲弄對方。肉棒像是打地樁似的，一次比一次用力打入身體深處，魔王笑瞇瞇地等待勇者使出所謂的『招數』：「嗯哼……人家隨時……都準備好接招了唷。」

「好喔，既然魔王都這樣說了，那就準備接招吧。」

說著，便將摸在豐軟上的雙手移至腰際，把人牢牢抓住以防打不中。

「來囉，第二發的『聖擊』……嗯！……」

悶哼一聲，「聖劍」便筆直刺入魔王深處，再一次地使出「聖擊」，然而跟覺醒時使出的第一發不同，這次的力道明顯強烈許多。

「嗯啊♥好多都進到體內了哈哈……這就是勇者的『力量』嗎？」

能夠清楚感覺到一股龐大的熱流衝入穴內，『聖擊』在魔王體內橫衝直撞，直奔最深處的容器所在。宛如想要填滿它的源源不絕地灌入，多餘的部分則從穴口中，隨著『聖劍』抽插的動作，緩緩流出。

「哼哈……怎麼樣，見識到勇者的厲害了吧。」

把「聖擊」打進魔王體內讓勇者發出暢快的呻吟，這個角度也使他形成睥睨著被壓在下頭的魔王的視線。

漸漸地，「聖劍」將其能量傾瀉一空後自穴中滑出，然而雖然又經歷了一發，那光芒卻依然不減，也沒有因為能量用盡而頹軟的跡象，至於被魔王套在劍尖的環雖然仍掛在上頭，但此時卻好像只是個掛飾，就像有人會在自己的裝備上做修飾那樣。

而又一次打入魔王體內的「聖擊」，量之大在「聖劍」被抽出後也跟著流出，為原本華麗的床單染上淫靡的色澤。

「呼呼……人家可是還能夠再戰的唷♥」

身為被壓倒的一方，沒有半點被壓制的模樣——魔王甚至抬起那白皙的大腿，粉嫩肉穴吐出白濁液體的模樣彷彿像是在清理門戶，將勇者的『聖擊』排除開來。

「該說真不愧是魔王嗎，看來真的很棘手呢。」

聽到魔王的發言，可以讓人清楚明白她還有強大的戰鬥力，很明顯並非只是一兩發的「聖擊」就能輕鬆制伏的。

「既然如此，我就來削弱魔王的戰鬥力，讓魔王能比較容易被收伏吧。」

於是，勇者騎到魔王身上，雙手按住她的雙乳並往中央擠壓，形成一條深邃的溝壑。

「『聖劍』每次要使出『聖擊』都要大量能量，這裡就借我補充吧。」

說完，便將「聖劍」刺入溝中，劍尖剛好從另一頭刺出，出現在魔王面前。

「唔呼……居然在人家身上補充能量，膽子還不小嘛……你以為這樣就會放過你嗎？」語畢，在『聖劍』刺入最底端時，魔王張嘴就咬上『劍尖』，將『聖擊』遺留下來的『殘渣』吸入體內。

見狀，勇者不單單是簡單擺弄魔王身上的乳房。他一手揉捏擠壓，同時擺弄上頭的果實外，另一手則單純按壓變形，張嘴就咬住那紅潤的尖端打算學著魔王打算從中吸取魔王的『能量』，不斷用力吸咬刺激那鮮嫩的紅果。

在勇者的含吮下，一股醇香隨即自被咬住的突起往口中揮發開來，讓人感到精神為之一振，不過在此同時，卻也感覺到有什麼正被魔王同樣用口從劍尖吸走。

「嗯唔……！竟然想把我補充的能量吸走，才不會讓妳得逞呢……」

勇者不僅僅是含吮著魔王豐軟上的突起，還作勢將彎下的腰挺直，此舉使得豐軟被略顯拉長，而且勇者還在二邊輪流動作，用力吸的同時手也不停擠壓，讓更多的乳汁如噴泉般地濺灑而出，弄溼了彼此的臉。

「唔哼……讓妳嚐嚐這個……」

看著眼前被灑上乳白色泉水的臉龐，大概又一次被迷上了，使得勇者再吸滿了一口的乳汁後，彎腰往魔王的嘴送去。

「嗯呼……啣滋——」

隨著勇者的按壓，累積在魔王體內的乳水不斷湧出。

她的身體擁有吸引人的魅力、她的唾液使人產生強烈的情意、她的愛液使人產生比平時更強的精力。萬物都是通過母體誕生，此時的乳香更是促發人對她身體的渴望及依賴。

當然這些對魔王自己本身沒有任何效用，可勇者不曉得這些，不斷從她身上吸取一切。甚至含著那乳汁與她共享，母乳的味道在兩人嘴裡擴散開。

不知是因為一直在溝壑中套弄的關係，還是受到魔王力量的影響，勇者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能量正迅速恢復，「聖劍」也已做好使出第三次「聖擊」的準備。

「接招吧，魔王！讓妳嚐嚐我第三次的『聖擊』……嗯！……」

伴隨著一聲悶哼，再次將劍尖刺入魔王口中的同時，也將「聖擊」給打進魔王的嘴裡。

「嗯哼——明明這麼多次了，還有這麼多力量……嘖……♥」

舔唇，將一切吞食乾淨，最後像是享用完大餐的咂嘴。將力量用盡的『聖劍』輕推出口中，細長的尾巴末端為倒愛心的部分像手一樣輕托住勇者的下巴，搔癢逗弄著：「我們勇者大人沒招了嗎？」

「哼……還早呢，真正的勇者才沒那麼容易就山窮水盡哪。」

雙手放開豐軟，將「聖劍」從溝壑中釋放出來，即便已經施展過三次的「聖擊」，卻依然散發著耀眼的光芒，硬度也是絲毫不減。

「既然要將魔王收伏，具備歷戰不殆的持久力可是再重要不過的哪……而且呢，一開始的時候被從背後偷襲了，真讓人覺得有些不服哪。」

於是，勇者也強行把魔王翻過身，使她背對自己，並從布幔上抽來二條布條，一條把她雙手反綁，另一條綁住她頸子上的心形環並往後拉扯，樣子就像在拉狗一樣。

「既然被妳從背後襲擊了，那我不反擊就說不過去囉。」

說著，便從後面將「聖劍」對準蜜穴，並用力戳刺而入。

「呀哈……好粗暴♥♥」

被勇者拘束雙手趴在床上，無法用手支撐的魔王只能高翹著臀，上半身隨意被勇者拉起，身體再一次被『聖劍』突刺而入。不曉得是不是心理作用，魔王總覺得這次的『聖劍』比前幾次來得粗大，妖嬈的聲音響徹於整個房間。

「啊哈——這麼粗魯♥♥」

隨著『聖劍』那粗暴的貫穿身體，無法控制身體的魔王只能跟著勇者搖擺，雙乳形成波浪上下起舞。魔王給人的感覺似乎也不太一樣，要知道，前面不管怎樣魔王幾乎是遊刃有餘的模樣，這次卻像沉溺其中享受著。

是沒有體驗過才如此興奮，還是說——魔王的性癖上就是喜歡這款？

「……呵？」

大概是注意到魔王的態度大轉變，勇者低聲發出壞笑。

「怎麼了？剛剛不是都還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怎麼現在變得好像很渴求了呢？」

一支手仍拉著綁在脖子上的布條，空著的另一手伸到她的屁股上細細撫摸。

「難道說，表面上看起來愛凌虐人、給人強烈S感的魔王，實際上卻是個M？」

冷不防地，摸在屁股上的手突然「啪」地一聲用力打下去。

「魔王啊魔王，真想不到，原來這才是對妳最有用、也最能有效將妳收伏的手法啊。」

這時的他覺得好像找到了魔王的弱點，決定抓住並好好利用這點，以利於收伏魔王，於是一邊用力抽送，一邊往屁股上呼巴掌。

「啊啊——勇者大人好壞♥」

此時的勇者駕馭於魔王之上，由於褲子還在的緣故，雖說有拍打的聲音，但並沒有發出直接拍打肌膚上的清脆聲響。

發覺這樣並沒有直接懲罰到魔王的勇者用力地將那只開內側的熱褲一分為二，剩下底下蕾絲內褲接著吊帶絲襪，與上頭那形同沒遮的黑色薄紗與絲線。

勇者緊緊拉住那條半透明的蕾絲內褲，中間那條開口緊摩擦到勇者的劍上，剩餘的布料通通卡於股溝中，潔白的渾圓與後庭就在眼前。

「……嗯啊——勇者大人好會♥——」

感覺到下體的束縛，魔王叫得銷魂，隱約還能看到那渾然忘我的陶醉表情。見狀勇者毫不留情地在那翹臀上頭留下紅色掌痕，魔王的享受的聲音又高上了幾分。

「喂喂，剛剛一直千方百計想讓人屈服的人，怎麼現在會如此沒威嚴又淫蕩的樣子呢？堂堂魔王實際上卻是這個樣子，魔族們要是知道了大概都會感到幻滅吧？」

本覺得就算是魅魔，考慮到自己魔王的身分也該保有一定程度的威嚴與氣魄，沒想到只是立場稍微對調一下，那份強勢感便蕩然無存了，對此勇者不禁大力嘲諷起來。

同時手上的動作也沒停下，仍舊在使勁拍打屁股，期間也不時拉起魔王的內褲，再使其像皮帶一樣彈到屁股上，只是大概因為彈性有限的關係，效果不如打屁股那樣顯著。

隨著勇者不停的動作，魔王的尾巴也不停甩動，彷彿在表達自己的主人是如何地興奮。看到那物體的動作，一個想法隨即在勇者腦中成形。

「妳剛剛說過，到目前為止就只有我一個有能力與妳面對面，那麼在這之前，妳可是這樣解決的呢？」

說著，便抓住那條尾巴，並往魔王的後庭一股腦塞進去。

「啊啊……居然拿人家的尾巴做這種事💕」

魔王大幅度地擺臀晃動，最後那脆弱的薄布在聖劍的磨擦與拉扯下，洞口逐漸拉大。溼掉的碎布無力垂掛於腿間隨之擺動，充滿雙方液體的粉穴與菊穴雙雙被侵略的模樣終於能夠大幅度觀賞。

「哈啊啊……一直塞……一直塞進來了💕……都被塞滿滿的……勇者大人好壞啊  
♥……一次比一次還大……前面不夠還要塞人家後面……」

聽見騷言的勇者壞笑拉著那條尾巴不斷塞入那小小的後穴中，敏感的尾巴想要擺動脫離，卻只能在穴內橫衝直撞。雙穴一同造成的快感，使魔王的淫亂的叫聲高上幾度。

「還沒完呢，還有更多可以給妳好好享受。」

勇者將拉著脖子布條的手放鬆，使魔王的上半身可以往前倒，卻又並未讓她就此倒在床上並又一次拉住布條——上半身就此稍微懸空，只有豐軟前端已被玩弄得硬挺的突起略頂到床。

「接下來，就輪到這招囉……喝！」

勇者將腰後退把「聖劍」抽出，卻在只剩劍尖還在蜜穴中的時候停住，接著「喝」地一聲將腰往前挺，整把劍再次刺進去，魔王的身軀因為慣性而跟著往前微微擺動，連帶地雙乳也像鐘擺一般地甩動，前端因此與床單相互摩擦。

之後勇者又持續進行同樣的動作，使得乳尖就這樣不停摩擦床單。

「說起來有件事我挺好奇的，妳們魅魔明明以雄性的精氣為主食，可難道不會因此而受孕嗎？」

「呀啊啊……💕這麼激烈還問人家問題……」

還以為會向床撲去，卻成了奇妙的姿勢浮空。此時勇者在聖劍退出後又一口氣捅入，使魔王發出哀號，不斷用力抽送的結果便是身子無法自主的前後擺盪，乳房的前端同時不斷與下方的床產生摩擦獲得些微的快感。

「啊哈……勇者……怕魔王……懷上自己的孩子嗎？」

魔王並沒有直接說出答案，反問不斷在體內進攻的勇者。在語氣上，沒有最初那份高傲，也沒有最後那沉浸歡愉的模樣，平淡的聲音聽不出任何情緒。

「嗯？當然不會……倒不如說其實我還真想見識看看的。」

雖然有點意外魔王會反問回來，不過勇者還是給出了答案。

「坦白說……從稍早妳說的話，讓我想到一個點子……我們來建立個共治的體制怎麼樣？在我們的規範下，人類跟魔族相互和平共處……彼此不可再有任何爭端與歧視，就此使得天下得以太平……」

勇者說話的同時，也沒有停下身體的動作，卻不像方才那麼粗暴。雖然雙手的束縛仍未解開，但已沒再拉著魔王的脖子，取而代之的是使她的上半身與自己的緊密相貼，同時雙手也在豐軟上撫弄兼支撐著。

「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先從我們自己做起——就是來創造個勇者與魔王混血的孩子，妳說怎麼樣？」

「也就是說……你想做魔王的丈夫？」

挑眉，魔王任由勇者抱在懷裡揉弄自己的軀體，除了偶爾透露出的喘息代表著她依然仍與勇者結合外，看起來就是一副「這人在說啥啊？」的模樣。

「雖然……聽起來可能有些突兀，而且還很像人類社會的政治聯姻吧，不過我稍微思考過了……所以我是認真的！」

雖然覺得自己說出這樣的話可能很奇怪，勇者的臉龐有些泛紅，但他還是以真誠的眼光看著魔王。

面對那似乎不屑的表情，勇者有些害羞的點頭，用真摯的目光看著落入在他懷裡的魔王，他想表達自己是認真而非一時間的玩笑。兩人一來一往中，和魔王一同築下愛巢、治理這個世界，使其成為沒有歧視與奴隸的和平生活，那個想法逐漸成形，感覺未來無限美好。

說到底，起一切的起因就是不合理的待遇。從魔王的話中能夠得知許久以前，魔族尚未興盛的時候，人類用比對待家畜還不如的方式對待那些異族，長年的積怨使他們團結起來反擊。靠著天生強而有力的強大與能力破壞人類的一切，當初人類怎麼對待它們就怎麼對待回去。

真的把魔王擊退的話，也許事情又會回到最初，魔族們任由人類宰割。那總有一天，又會因為仇恨造就下一個魔王，人類再一次被魔族反抗，周而復始。

想要解決這一切，自然就是想出兩者該如何共存，自然就想到婚姻與共治體制。

「嗯哼……看樣子不是說謊呢……」

魔王露出了微笑，垂著一直沒動的翅膀此時代替那被捆綁住的雙手抱上勇者：「……首先你得認清現實呢♥」

在勇者反應不過來，魔王如宣言那樣。瞬間解開束縛，一手將尾巴拉離後穴，另一手則摸上勇者的臉要他看著自己。還以為搞定魔王的勇者，一時間認為中計想要逃脫，見狀魔王笑著安撫：「別緊張，你可以繼續哦？只是要治理的話有些現實你該知道呢——不過現在說那些實在太沒情調，這次結束後聽我說，再決定要不要造孩子吧♥」

「也是呢，雖然是很重要的議題，但還是該在桌上談才像樣，而不是在床上談哪。」雖然因為被翅膀抱住，加上魔王自行擺脫束縛並摸上臉，使得勇者幾乎已無法逃脫，但既然都走到這一步了，他也決定不再退縮，要勇敢踏出以迎向腦中規劃出的，一個特別的、前所未有的未來。

於是，他就這樣帶著魔王往側邊一倒，一手抬起她的一條腿，讓下半身有較寬裕的空間可動作，另一手將她的頭轉過來，使得彼此的舌頭得以相互交纏。

而在這樣子持續的動作下，勇者感覺到第四發的「聖擊」又將蓄勢待發。「我又要來了……魔王，做好再接一招、並懷上勇者與魔王混血的孩子的準備了嗎？」雖然魔王剛剛說了這次結束後再決定要不要造孩子，但聽起來勇者卻似乎很迫不及待。

「嗯哈……瞧你性急的♥」  
舔唇，魔王柔媚一笑，自己主動吻上勇者，磨蹭著他的身體宛如催促他快點。見狀勇者也不再忍耐，在魔王體內釋放大量的『聖擊』。

「接招吧……嗯！……」  
受到魔王的熱烈邀請，勇者再也忍俊不禁，充滿能量的「聖擊」又一次往她體內打去，這發不只充滿了意圖收伏魔王的神聖之力，還活力十足地尋找著卵子，想要滿足勇者的打算。

「好熱♥……獲得好多勇者的力量啊啊啊啊♥」  
簡單一句話透漏出先前勇者的『攻擊』通通被魔王轉化為力量，看樣子無論勇者怎麼『進攻』，都只是增加魔王的強度罷了。但在結果上，勇者並沒有落敗，魔王願意聽取他的意見，共享兩人的未來，某方面算是勝利了吧。

「呼呼……這個必須好好留下再做打算呢♥……」  
魔王像是真的像肚子裡有寶貝似的撫摸自己肚子，下頭的淫紋似乎正微微發光。她沒有立刻離開勇者，而是像個小女人一樣躺在勇者的懷抱中：「就這樣聽我說……好嗎？」

語調輕柔，魔王的眼神是如此溫和。勇者短時間內已經不曉得見到幾次魔王各種姿態，每一個都是魔王的真實性格，還是生為魅魔需要迎合各種需求而打造出個性？懷中看起來溫和無害的模樣才是真正的魔王？

勇者無法理解，只是點頭同意。

在魔王的眼裡勇者實在過於天真，世界上其他人類是否會抗議、那些國家是否會聽從。結為連理確實能夠讓底下的魔物給身為丈夫的勇者管理，但凱旋的勇者沒帶回魔王的頭顱，而是說與魔王成為夫妻，是否會被那些人類說是叛逃或是被魔王洗腦都是未知數。

魔王領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一直以來放任他們各種對人類復仇，現在要束縛他們大概也會引起反對聲浪。加上與勇者結婚這種事，也許連個祝福也沒有，甚至質疑她不適任魔王而引發叛亂，人類要是瞄準這點進攻更會是雪上加霜。就算最後成功約束他們，但人類那方不接納也是一個問題。

而且無論人類還是魔族，都有被對方種族殺害的仇恨。就跟突然要你不准殺眼前的殺父仇人之類的，也沒人肯願意吧。更何況人與人之間就這樣了，何況是規模龐大的族群呢。

「——孩子生下來最後也會遭受到歧視也說不定……這是一個長久漫長的改革，也是非常沉重的負擔，貪圖快速直接制定法案是不行的，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改變雙方……你……願意扛下這一切嗎？」

從魔王的話中可知道她並非沒有想過類似的問題，不像勇者突然提出那樣，魔王將一切問題說得流暢，連同風險與雙方可能會有怎樣的發展都假設出來了。

「根據你的選擇，我會決定要不要生下這孩子……拒絕的話……成為我的固定的『餌食』也不錯哦？」

魔王調皮的從身下那還未抽離的交會處取出兩人混合而成的液體，惡趣味的塞入正在認真抉擇的勇者口中。

聽到魔王做出的一連串分析，勇者頓時感覺到自己在想法上實在太過樂觀且渺小。就算自己在這場「戰鬥」中收伏了魔王，但很明顯地魔王實際上留了不只一手，要是她認真起來的話，自己根本連「表面上」逆轉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向魔王提出共治的構想了。最後大概只能像被魔王強上時的自己說的，落得成為魔王禁嚮的下場吧。

勇者此時的心情，就像魔王送到他口中的混合液的味道一樣——複雜。

「這條路……可能真的會走得很艱辛吧，畢竟人類跟魔族也結怨已久，想要在短時間內放下歧見、相互理解並和平共處，還真的會比要二個原本不和的人類國家握手言和更加困難。」

雙手摟著魔王，並在她撫摸著肚子的手上交疊，彷彿在感知著自己打進去的精華，與魔王的卵子正在進行的對峙——身為魅魔的魔王，能以自己的力量為卵子產生一道護盾，以此達到避孕之效。

「不過，就算這條路窒礙難行，為了人類與魔族之間能真正擁有的和平——欺壓、奴役、仇恨、殺戮，這些都只會造成冤冤相報的結果——再難走的路也還是得試著去走，這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不畏萬難的勇者，不是嗎？」

「得了，就交給你吧……」

見識到勇者的覺悟，魔王將體內的防護解除，懶洋洋地靠在勇者身上，感受他的溫度：「接下來順其自然了，還會不會順利懷上人家可不曉得喔？」

魔王如此宣告，勇者的雙手持續溫柔的撫摸魔王的腹部。雖然看不到內部的情勢，但似乎真的很期待新生命的來到。

「沒關係，反正有的是時間呢。」

對於魔王的能夠理解，勇者微笑回應。

就這樣，勇者與魔王達成了和解。在魔王的意思下，要魔族停止對人類發動反撲，同時勇者也呼籲人類別再欺凌弱勢的魔族，並要求雙方能夠停止紛爭、化解歧見，以建立起和平的社會——以上，都是檯面上的說法。

由於人類與魔族早積怨已久，突然就要他們放下仇恨、握手言和，根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勇者需要時常在人類各國與魔族之間奔走、遊說——不論是口頭上的還是物理上的——以求達到彼此之間的和平。

除此之外，勇者的「新戰場」還不只如此——住進魔王城後，勇者每天都要跟魔王「共進晚餐」，遇到要出遠門時，前一天跟回來後都還要「多吃一點」，以滿足魔王、同時也是自己妻子的需求。

勇者與魔王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可喜可賀！

＝＝＝＝完＝＝＝＝

字數統計：7448、7377